

第一篇

血 战

第一章 兵锋指向南京

1. 卢沟枪声

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畔的枪声震醒了沉睡的大地。在日本军队的一再挑衅下，中国军队忍无可忍，英勇地开始还击，一连打退了侵略者对宛平县城的三次进攻。这是人民的怒吼，民族的怒吼！中国人民全面的抗日战争，从此拉开了序幕。

8日凌晨，正在庐山主持军官训练团的蒋介石，在他的牯岭别墅中，接到了北平市长秦德纯关于卢沟桥事变的电报。他随即给北平发去急电：

宛平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

这短短的十九个字，来之不易。它凝聚了众多的历史教训，汇集了全国人民的赤诚努力。同是一个蒋介石，将近6年前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给张学良将军的指示却是“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个是“固守勿退”，一个是“力避冲突”；一个是“以备事态扩大”，一个是“以免事态扩大”。细微的文字变化，反映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抉择，包含了6年来的风云变幻。历史教育了蒋介石。历史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

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

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

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一如既往，光明磊落。

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在抗日的烽火中，加快了步伐。

平津军民，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英勇抗击日本军队的野蛮侵略。

守卫平津的第 29 军，只有简陋的工事和落后的武器。他们凭着一腔热血和对民族的忠心，与敌人浴血奋战。日军飞机、大炮的轰炸使古都内外，地动山摇。中国军人用血与肉阻止铁与火的进攻。第 132 师师长赵登禹，亲自率领部队，挥舞大刀，向敌阵冲去。一串机枪子弹射来，他身中五弹。赵将军“壮志未酬身先死”。副军长佟麟阁，站在最前沿指挥战斗。他的生命被日机投下的一枚炸弹夺去。

中国军人尽到了自己的职责。7 月底，平津失陷。

8 月的第 13 天，一个不吉祥的日子，日本军队又在中国最大的都市上海，点燃了战火。张治中将军毅然率部抵抗，给予日军以沉重的回击。震惊世界的淞沪会战爆发了。

在淞沪战场上，中国方面总共投入了 70 余个师，约 70 万兵力；日本方面先后投入了 9 个师团、2 个支队和 1 个旅团，约 30 万兵力。百万军队，在这里拼搏厮杀。最激烈时，中国军队每小时的伤亡达到 1000 人。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上，还很少有如此巨大的规模和壮烈的程度。炎黄子孙，在经受着一场血与火的痛苦考验。

差不多与淞沪抗战爆发的同时，北平西北面的南口，又发生了猛烈的战斗。日本人要向山西进攻，入山西，必须敲开南口这扇大门。日军的进攻是立体的，天上、地上一起来。中国军队在恶劣的条件下战斗。他们在自己同伴血肉模糊的尸体中匍匐前进。有的士兵在身上捆一串手榴弹或一包炸药，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敌人的坦克。南口，使敌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9月下旬，刚刚组建不久的八路军，在平型关大显身手。平型关是一个普通的集镇，它在历史上并没有多大的名气。八路军第115师，在这里成功地伏击了一支日本军队。指挥这次战斗的将领是林彪和聂荣臻。1000多名日军被打死、打伤。在双方装备悬殊的情况下，要消灭日军1000多人，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八路军因此名震中外。

随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正式形成，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不仅在大的格局上，高高地飘扬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而且在局部战场上，也出现了国共两党军队的携手合作。在山西忻口战役的战斗序列上，便赫然写着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和国民党将领卫立煌、杨爱源、傅作义的名字。昔日战场上的对手，如今成了抗击民族敌人的兄弟。

10月以后，在江南大地上，又活跃着一支崭新的部队——新四军。这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军队的诞生，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洪流，注入了新的血液。

在山海关外的那一大片土地上，东北人民已经进行了6年的艰苦抗战。松花江上，白山黑水，到处都有东北抗日联军的足迹。他们的人数，虽比不上关内的正规军，但是，在打击日本侵略者和伪满统治者方面，他们的光荣历史却比其他军队要长得多。

“七七”以来，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抗日的烽火已经燃遍了东北、华北和江南大地。历史召唤着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用自己的

血肉，筑成新的长城，来保卫每一寸国土。

卢沟枪声，唤醒了饱受屈辱的中华民族。亿万炎黄子孙，誓以鲜血写就新的光荣的历史。

2. 来自延安的客人

在抗日烽火的召唤下，中华大地两个巨大的板块，正在重新结合。敌对了 10 年的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正在通过多种渠道，酝酿着两党的再次合作。

8 月 9 日，华北的枪炮声仍在继续。首都南京，毕竟远离万里长城。这里除了大街两旁增加了一些抗日标语外，仍同往日一样平静。街道上车水马龙，人群熙熙攘攘。

可是，这一天的飞机场和中央饭店等处，却平添了许多军警、岗哨。明眼人一看便知，今天将有重要情况。

果然，先后从西安飞来的专机，给南京送来了重要的客人。他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和苏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副总参谋长叶剑英。这些昨天还被颁悬重赏收买其首级的中共要人和红军高级将领，一下子被请到了国民政府的首都。这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历史上，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此时此刻，虽然还有众多的共产党员被关在狱中，但红军将领来到南京，毕竟象征着一场不幸的风暴的结束和一场更大的民族风暴的来临。

当天，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人，被邀请到中山东路上豪华的中央饭店共进西餐。主人当中，有军政部长何应钦，蒋介石的代表、军委会办公厅副主任姚琮，国民党高级将领顾祝同等人。昔日在战场上交锋的对手，今天重又举杯共饮。他们都是炎黄子孙，都是黄河与长江孕育出的生命，没有解不开的疙瘩，没有了结不了的历史旧帐。

“恩来先生 欢迎阁下光临南京！”年近 50 岁的何应钦 举杯走到周恩来的面前，他显得老成持重。

“敬之先生，我们是老朋友了！”不到 40 岁的周恩来，英俊潇洒，风度翩翩。他的回答，包含了对历史的深沉回忆。

何应钦与周恩来，虽然有在战场上交手的不愉快的历史，一个是“剿总”总司令，一个是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但是，更早的时候，他们却是国民革命军中的战友与袍泽，一个是东征军第 1 师师长，一个是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如今，他们又将在同一个战场上，打击共同的敌人。

这不单单是他们个人交往的历史，这是一段中国现代历史的缩影。

说起中共要人到南京，其中还包含了一段多少有些神秘的情节。

8 月 1 日，正当华北大地弥漫着一片抗日硝烟的时候，专事与中共接触的神秘人物、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张冲，突然向延安发去一份急电：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速至南京共商国防问题。2 日，周恩来电复张冲，如开国防会议，则由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去，如系谈话，则由周恩来、林伯渠、博古、叶剑英去。4 日，张冲给周恩来发去复电，是开国防会议，望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到南京参加。蒋介石坚持邀请中共三巨头到南京。最终，毛泽东还是没有南行，他仍在延安运筹帷幄、掌管中枢。周恩来与朱德，则迅速由延安到达西安，偕同常驻西安的中共代表叶剑英，一起飞到了南京。

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出席了何应钦召集的国防会议。国民党方面出席会议的还有唐生智、白崇禧、黄绍竑等人。这是一次难得的会议。议程中，有内部关系的调整问题，也有对敌人作战的战略、战术问题。国共两党在敌对了 10 年之后，双方的高级领导人，终于

又坐到了一起，共商国是。

在周恩来、朱德返回延安后，中共中央又派博古来到南京，主持对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这一历史性文件的谈判和修改。谈判是艰苦的。碰杯并不等于没有矛盾和分歧。有时双方争得面红耳赤，拍了桌子。但是国共之间大的气候是回暖，小小的寒流不能把季节拉回到冬天。双方都作了一些让步。9月21日，双方代表在傅厚岗孔祥熙公馆中，作了最后的商谈。蒋介石参加了这次商谈，并最后拍板，同意立即发表《宣言》。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由国民党的通讯社来发表共产党的宣言，显示了两党的和解与合作，国内外人士都感到耳目一新。南京不负众望。国共两党的关系在这里有了历史性的突破。

次日，蒋介石专门发表了对中共中央《宣言》的谈话。清晰的无线电波，从南京传送到全国各地和全世界。蒋介石说：

对于国内任何派别，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无不开诚接纳，咸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

蒋介石的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终于正式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正式建立了。

南京是这一成果的摇篮。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面神圣、庄严的旗帜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洪流，更加波澜壮阔。这是民族的幸运，人民的幸运，国家的幸运。

3. 日机轰炸南京

夏日的首都。在繁华的市中心新街口广场中央，修建了一个巨大的灰色炸弹模型。它孤零零地竖立在那里，与四周灯红酒绿的环境很不协调。人们把它当作一件不祥之物。它标志着战争的迫近。

战争 毕竟是铁与火的肆虐 是一场灾难。它像一块巨石 压在首都每个市民的心上。此时此刻，仅用吉祥、不吉祥的概念去评价战争条件下的标志物，已是多余的了。巨大的炸弹模型，意在提醒市民注意空袭 加强防空意识。它的出现 给南京城增添了紧张、恐怖的气氛。

8月15日午饭后不久 热如火盆的南京 突然警报声大作。紧接着刺耳的警报尖叫声之后，便是嗡嗡作响的飞机声和机枪、高射炮声，以及炸弹爆炸形成的巨大声浪。多年不见战火的南京市民，被这突如其来的空袭惊呆了，他们奔跑、躲藏，茫然不知所措。

这一天 共有 27 架日机来袭 其中 18 架窜入市区上空。大校场一带和八府塘居民稠密区，被炸得烟火冲天；大行宫、中山东路一带，在日机机枪疯狂扫射下，弹痕累累。大地流满了无辜百姓的鲜血。自抗战爆发以来，南京城内第一次升起了战争的硝烟。

此后 日机对南京的骚扰、空袭，一直不断。尤其是在崇明岛日军新机场建成后，日机的活动更加猖獗。

9月19日 66 架日机分两批，又一次大规模空袭南京。中央广播电台、首都警备司令部和一部分居民区，遭到狂轰滥炸。炸弹从空中落下的呼啸声和爆炸后的巨大轰鸣，震撼着首都大地和人们的心。

这一切，对于日本强盗来说，觉得还远远不够。他们还要升级。

当天 日本第 3 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发出了一份充满讹诈语

言的‘通告’：

日本海军航空队以南京系中国军事活动之主要根据地，兹为消除中国军队之敌对行动，早日结束目前之敌对状况起见，将于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正午十二时以后，对南京城内及附近之中国军队及一切属于华军军事工作及活动之建筑，采取轰炸或其他手段。

“通告”表明自 9 月 21 日起南京将有更大的劫难。

强盗从来不讲信义。

9 月 20 日距离 21 日还有整整一天，80 架日机从上午 10 时到下午 1 时，即一拨一拨地飞临南京上空。它们像一片黑色的乌鸦遮天蔽日进行猛烈的轰炸。

21 日，天空乌云密布，下起了大雨。上帝不让侵略强盗在这一天实现他们暴虐的誓言。市民们在大雨中享受到短暂的安宁。

第二天雨停了。日军出动 65 架飞机分两批对南京市内 30 余处，实施疯狂轰炸。人口密集的城南大街、外国使馆座落的新住宅区和下关难民收容所，成了轰炸的主要目标。据当日中央社报道：

日机在城南掷下如饭碗大小之射击物，为数甚多。ABC 番菜馆门前坠落多枚，马路被击成洞。但在新住宅区，则日机掷下重约二百五十公斤之大炸弹，山西路口之中山路被击成一巨大裂口。

下关难民收容所被炸后，血肉四飞，景象奇惨，而收容难民数千人之草棚，为炸弹所延烧，浓烟直冲云霄，四周若干里外犹能见之。

南京古城遭到了空前的毁坏。

南京人的心被撕裂了。

失去亲人的孩子在尸体旁边哭泣。

无家可归的居民在街头流浪。

日机对南京的轰炸在 9 月 25 日达到了最高潮。96 架日机分 5 批，不断向南京俯冲过来，人们被迫从上午 9 点到下午 5 点，长时间地待在昏暗、潮湿的防空壕里。

小伙子们实在憋不住了，说：

“我们宁愿死，也要离开这地狱般的场所。”

“不要上去，忍忍吧，要死，大家死在一起。”老人们这样劝告说。

这天，日机丢下了 500 枚左右的炸弹，大约 600 名平民被炸死、炸伤。

树枝上挂着血迹斑斑的衣服，墙壁上粘贴着带血的皮、肉，胳膊少腿的伤员不断被抬送到鼓楼医院。

一家酱园被炸后，人们从酱缸里捞出了人头和大腿。

侵略者妄图用野蛮的轰炸，来迫使南京屈服。

南京军民在血与火的考验面前，万众一心，团结一致，决不屈服。南京机场的飞机在轰鸣，高炮在怒吼，南京人民在呐喊。

4. 壮烈的空战

在空中力量的对比中，日本方面占了明显的优势。他们共有战机 2700 多架，而中国却只有 300 架。中国空军没有沉默。

日机在 8 月 15 日的首次轰炸中，就遇到了克星。部署在南京城郊的高射炮和高射机枪，发出了正义的怒吼。一批中国的驱逐机

飞上蓝天，与侵略强盗在长空搏击。

3架日本重型轰炸机见势不妙，掉头向东方逃去。突然，其中一架冒起一股黑烟，发出一道红光，在空中炸开了。接着，又是一架头朝下栽向地面，发出一声巨响。那剩下的一架在飞进一个山凹后，也升起一股黑烟，黑烟下腾起红色的烈焰，散落在南京郊外的山坡上。

这3架重型轰炸机，都是日本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生产的冢6式陆上攻击机，每架价值30万至50万日元。飞行员都已摔死，在他们的衣袋中还珍藏着妻子的照片。

这一仗，日机被击落6架，中国战鹰只有1架受伤。

次日又发生一场空战，8架日机被击落。英国记者田伯烈赶往句容现场采访，他报道说：

亲见毁机旁七阵亡之日本飞行员，残体身上俱缚有安全伞；另一日机则被击落于二百码以外，机旁亦有日飞行员残骸。

军政部长何应钦掩饰不住内心的高兴，于16日夜间给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发去一份急电：

连日以来，首都空战甚剧，我空军士气旺盛，击落敌机十余架。

一个月后。

9月19日清晨8时半，警报骤响。46架敌机由东南方向编队向南京飞来，它们携满了炸弹，飞起来显得沉重而缓慢。

刹那间，中国21架战鹰编成3队，分别从南京、句容的机场

起飞，向敌机迎面扑去。

双方战机，在镇江上空遭遇。

中国飞机首先突入敌机群，机身下喷射出一串串愤怒的子弹。

敌人的机群乱了阵脚。慌乱中，2架飞机栽了下来，一架落在高资、一架落在仪征。

一群敌机把2架中国飞机团团围住。它们在寻求报复。

激战中，一架中国飞机被击伤，一摇一晃地落在一片空旷的原野上。另一架中国飞机临危不惧，奋力周旋，终于冲出包围圈，重新向敌机发起进攻。

正当新的进攻就要奏效的时候，突然有一架敌机如幽灵一般，出现在中国机群的旁边。说时迟那时快，它吐出一条火舌，将一架中国飞机击伤。

中国空军勇士们，怀着满腔的义愤，冲向敌机，加强了对敌人的攻击。在这一轮新的冲击中，又有两架敌机冒起黑烟，坠地摔得粉碎。

在这场空战中，中国飞行员黄居谷、戴广进、刘炽徽献出了他们年轻的生命。

蓝天造就了无数的英雄。

董明德在9月22日的空战中，单枪匹马，紧追敌机不放。他把敌机死死钉住，不管那强盗如何狡猾，也逃不出他的掌心。经过几分钟的枪击，便击中了敌机的油箱。飞机随即起火，冒出一缕黄烟，倒栽下去。紧接着一声巨响，飞机爆炸了。埋葬它的大地为之震颤。

敌机像一群没头的苍蝇，向董明德的座机围冲过来。董明德临危不惧，灵活地一抬机身，钻到了众敌机的上面。他居高临下，迫使敌机纷纷逃窜。董明德迎着战友们的欢呼声，胜利返航。

第24队队长刘粹刚，以娴熟的技艺、超人的勇敢，在10月12日的空战中，创下了歼敌新记录。

刘粹刚咬住了一架敌机，与它上下周旋厮杀，寸步不让。经过 10 来个回合的较量，他趁敌机转头之机，从旁边猛射一串子弹。随着一阵黄色的烟火，发出一声巨响，那敌机便葬身于中国的蓝天白云之中。

刘粹刚在 2 个月的空战中创下了击落敌机 11 架的光荣记录。南京人目睹了中国空中勇士的英雄业绩。

南京的上空，有英雄的热血在闪光。

这长空搏击，成为举世瞩目的首都保卫战的前奏。在壮烈空战的同时，中国军事当局正在调兵遣将，准备着一场陆地的大血战。

5. 上海滩陷落

当首都南京不断遭到敌机狂轰滥炸的时候，300 公里外的淞沪战场，正经历着中国战史上空前的厮杀。

11 月 5 日凌晨。

已经鏖战了将近 3 个月的大上海，正疲倦而痛苦地在夜幕下喘息。大地到处冒着战火的余烟。寂静的夜空，不时传来零星枪声。

有一个可怕的魔影正接近上海滩。

一支由 50 多艘舰艇组成的日本特混舰队，停止了一切无线电通讯，悄悄地驶进杭州湾，停泊在围有矮小城墙的金山卫附近海面上。兵舰上运载着新近组成的日本侵略军第 10 军。该军刚从华北战场抽调出来，其中包括第 6、第 18 和第 114 师团和国崎支队等精锐部队，共有 6 万多人。

身材矮小、秃顶的第 10 军司令官柳川平助，在茫茫的雾霭中，作了一首带有悲凉情调的短歌：

天皇圣谕下，
君命之严岂容辞。
且似今朝冥冥雾，
唯有愁泪洗征尘。

当拂晓来临的时候，日军第 4 舰队的舰炮向金山卫附近中国军队的阵地发起了猛烈轰击。重武器是日本军力强大的表现。它的存在，不仅弥补了日本军队在数量上的差距，而且还使它在军力对比中稳占优势。

中国军方，在杭州湾北岸曾经驻扎了 4 个师又 1 个旅的强大兵力，以防止日军从这里登陆。但是，由于上海北部地区战事的紧张，这些部队已被陆续调走。当魔影真正迫近的时候，这里一共只有 2 个连的守卫部队。

戴着白色口罩的柳川平助，在晨雾逐渐散开的时候，趁着炮火延伸射击的机会，命令第一波强击艇向海岸冲去。

海岸上的两连中国士兵，竭尽了自己的能力，奋勇阻击；但是，以这为数甚少的躯体根本无法阻挡百倍于己的日军。等到中国战区指挥官急调主力到海岸增援的时候，已经太晚了。3 个师团以上的日军已经源源登陆。

在此之前，上海的中国守军已经撤退到苏州河以南，艰难地警惕着来自北面的攻击。突然，在他们的身后又出现了敌人。他们遭到来自南北两方面的夹击。

中国军队已经在这片满是硝烟的土地上，浴血奋战了 80 多个日日夜夜。他们用自己的血肉和生命，来拖住疯狂的日本侵略军，一分一秒地延长抵抗的时间。官兵们尽到了自己的职责。

这是一道以鲜血来换取时间的方程式。代价是沉重的。

当中国军队以巨大的牺牲，坚持到 11 月 8 日的时候 终于接

到了中国统帅部下达的撤退命令。

可是，撤退令来得太迟了。几十万大军要从敌人已经缩小的包围圈中撤出来，谈何容易！

3 天前，在日军已从杭州湾顺利登陆时，蒋介石曾电话征询淞沪战场左翼作战军总司令陈诚的意见。

陈诚的回答直截了当：“须调整战线。”

陈诚身在血与火的战场，深知中国军队已经无力再守。

蒋介石并未采纳陈诚的意见，他命令：“再支持三日！”

军令如山，不能不执行。可是，在这勉力的支持中，中国军队失去了撤退的最佳时机。待到撤退令下达的时候，疲惫不堪、伤亡惨重的中国军队，秩序大乱，漫山遍野，道途堵塞，争车夺路。他们又经历了一次劫难。

11 月 12 日，日军的坦克隆隆开过上海市区。太阳旗在各建筑物的门窗上有气无力地飘动。大上海失陷了。

上海的失陷，是中国人的悲剧。

上海坚持了 3 个月之久才失陷，这又是军力处于劣势的中国人的光荣。

占领上海，并不是日本侵略军的目的。他们是已经下了决心，一定要通过占领中国的首都南京，来发扬侵略者的“武威”。南京城告急！

6. 兵锋直指石城

拿下南京，这是日本军队的既定目标。

早在淞沪抗战爆发两天以后，身材矮小的松井石根被天皇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时，便发出狂妄的誓言：

别无他途，只有拿下南京，打垮蒋介石政权。这就是我必须完成的使命。

恶魔的叫嚣，将战争的阴云笼罩在南京的上空。

中、日双方 都意识到南京城的重要。

为了适应日本政略和战略的需要，东京的参谋本部为在中国东战场作战的部队，划出了一条横跨长江三角洲、限制部队活动地域的“制令线”。11月7日日本第10军已由杭州湾登陆，中国军队即将从淞沪战场全线撤退。日军参谋本部正式下达“临命第600号”作战命令：

华中方面军作战地区大概定为联结苏州、嘉兴一线以东。

日本方面 把这条“制令线”吹得神乎其神 似乎他们并没有更大的胃口。

其实 这只是自欺欺人。这条“制令线”同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在某一时间的作战地域规定，并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可以随时宣布废止前条制令线，再划出一条新的制令线。

在前线作战的日军指挥官，深知最高军事当局的侵略意图和自己最终的使命，因此从来也没有把“制令线”看得多么重要和不可逾越。

随着日军前线部队在中国东战场的不断推进，他们需要挣脱那束缚着他们的外壳。

11月15日夜 柳川平助主持召开第10军的幕僚会议。

司令官柳川平助兴奋得站了起来，他的秃顶在电灯光的照射下闪闪发亮。他用眼睛把会场扫视一周 不无激动地说：“以军的主